

以书为舟，以读为径：2026年实践社会科学研修班札记

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李文君

研修班的主要任务是读书，但不仅仅是读书会。它通过读书，或者说，通过训练“读书”这件事教我们如何用实践社会科学的方式来做研究。这是一个研究派系的训练，也是一次研究方法的集中锻炼与入门。

一、以几本书为路径的学术训练

硕士期间，第一次接触到黄老师的“法律史三部曲”，但那时候的阅读只能算是读过。我知道黄老师在做一种不一样的法律史，却说不清那种“不一样”究竟意味着什么。读博以后，我开始真正接触司法档案，学着怎么讲好一个故事，也慢慢沉进档案史料里。那些案卷里的人与事，让我越来越体会到史料的魅力和分量。然而读得越多，越感到自己力不从心。自己能从档案里读出故事，却不知道如何从经验证据中提炼概念；能隐约感到既有理论与手头材料之间的张力，却缺少与理论对话的能力。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中，我申请参加了研修班。时隔多年再读，感受与从前完全不同。尤其是听了研修班老师们的讲解，才更深地意识到这几本书经验证据和理论之间连接得多好；才感受到，黄老师是真的在“牵着我们的手”，一步一步告诉我们研究该怎么做，从材料到问题、从证据到概念，每一步落在哪里。

研修班分两个阶段，前三周学习如何读书以及如何写读书报告，后四周聚焦理论学习和概念建构。最后一周则聚焦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本身，将前面两个阶段较为分散的方法，放到总的研究进路里串起来。

第一阶段的经验类著作阅读。“法律史三部曲”作为精读文本，每本书都要写一份完整的读书报告。起初我对黄老师讲的那套方法，理解只停留在形式上。写出来的读书报告，无非是把书里的内容肤浅地总结一遍。是老师的批注和课堂上的讨论，让我慢慢意识到：一份合格的读书报告，不是复述内容，而是拆解作者的论证逻辑。我开始追问：作者是怎么从经验材料里提炼概念的？他在和哪个理论流派对话？为什么选这些史料？又怎么处理那些“反常”的证据？按着“先读首尾、逐章精读、合上书还能复述全书逻辑与结构”的方法反复练，这种拆解渐渐

内化成一种自觉。它养成的不仅是对一本书的判断力，还有对经验与理论之间连接的敏感。到这时我才体会到，读书本身，就是做学术的一种训练。

第二阶段的阅读转向理论类著作，实质是理论学习和概念的训练。黄老师给的方法是：抓住核心论点，找出理论敌手，先掌握核心概念，不陷于细节。借助这个方法，我读完了理论类的书。更大的收获是观念上的转变：读理论不是为理论而理论，而是问它对理解中国实际、对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；就像黄老师说的：“把理论当作问题而不是答案，借助多种不同理论来检验经验证据，依赖证据决定对不同理论的取舍”。理论不是需要供奉的“答案”，而是可以拿来用的“工具”。

二、一种做学术的路径与心境

黄老师几十年反复强调的，其实是一条很清楚的研究进路：把现有理论当作问题而不是答案，从经验证据出发，借此检验各种理论，决定对它们的取舍、汇合、重构、推进，形成更符合经验实际的概括，再回到经验中去检验。拆开来看，大致是几步：先把现有理论“问题化”，不预先接受任何给定结论；再做扎实的、深入的、“一竿子插到底”的经验研究；然后在经验认识与理论概括之间建立连接；如果现有理论概括不了自己搜集的证据，就据此建构新的概括——最重要的研究发现，往往正来自实际与现有理论资源不相符的地方。

这条路不是空谈。从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》中提炼出“内卷化”，到《清代的法律、社会与文化》中概括出“表达与实践的背离”，再到“实用道德主义”“第三领域”，他的每一个概念都扎根于扎实的经验研究，又都在与既有理论的对话中被反复检验与修正。

比路径更触动我的，是其中包含的学术心境。黄老师反复强调，连接经验与理论这一步，关键在于“诚挚地求真，不可陷入取巧，须要真正尊重经验证据”；理论绝不是给定的、死的概括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选择、更新、重组、改进，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；学术归根到底是贯穿于人生命历程的一项志业，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。他坦言，自己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动力，感情比理性认识起到更根本的作用，把矛盾的感情配合理性的求真，才能找到建设性的学术路径。

对法律史研究者来说，“讲好一个故事”是基本功，但从故事里提炼概念、和理论展开对话，是更难的功课；比这更难的，是始终保有求真的诚意，不取巧，不追时髦，不把理论当标签和信仰，而是当作可以拆解、可以对话、可以修正的

东西。研修班教给我的，正是把这两件事接起来的路径，以及在这条路上走得长久的定力。

三、和一群人一起读书

研修班的魅力，还来自它汇聚的那群“人”。两个月里，法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在一起读书、讨论。每个人的想法、经历都很不一样，这些差异让每次讨论都很有张力，也让在别人的视角里看见自己思维的边界。黄老师和各位主讲老师讲的也不是一套抽象的“方法”，而是他们自己怎么读书、怎么做研究、怎么面对困难。他们把自己走过的路分享给我们，把做学问的甘苦和取舍讲给我们听。这些讲述让方法变得具体，也让“实践社会科学”不再是一个名词，而是一群人的坚持。

结语

在这不长不短的两个月里，我得到不仅是读书笔记，而是一条可以走很多年的路。当回到自己的研究时，我发现自己看材料的方式发生了变化，开始习惯追问这个案子为什么这样记录，为什么用这样的表述；开始试着把一个个纠纷放回制度和表达的结构里去看。尽管这样的思维锻炼只是一个开始、一次入门，但这种训练方式，已经给我的研究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。在 AI 时代，这段经历更显得珍贵。检索、摘要乃至读书报告的初稿，现在都可以交给工具，读书这件事慢慢的事变得稀缺。研修班在这个越来越快的时代里，为沉下心来的人留一方书桌。

感谢黄老师和各位老师两个月的倾囊相授，也感谢两个月里同行的每一位同学，一起读书、分享。愿我们都以书为舟，在各自的研究里行稳致远。